

中国第一部航海诗集《鲸背吟集》考论

张世宏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关于《鲸背吟集》的作者、版本和创作因缘,学界颇有争议,但根据赵孟頫《〈翠寒集〉序》、《说郛》本《鲸背吟集》等有关文献资料,可以考定《鲸背吟集》的作者朱晞颜就是元代诗人宋无,其创作因缘是宋无参与漕运的航海经历。《鲸背吟集》最早以专题诗集的形式对元代海运进行全景式的艺术再现,洋溢着积极无畏的开拓精神和浪漫奔放的海洋情怀,堪称元代海运和海洋文化的诗意百科。《鲸背吟集》将海运途中“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全部33首诗“皆航海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航海诗集、第一部海洋诗歌专集,也是《四库全书》集部唯一具有海洋诗歌专集性质的作品,在中国海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键词:《鲸背吟集》;宋无;朱晞颜;元代海运;海洋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6)03-0063-10

关于元代诗集《鲸背吟集》的作者、版本和创作因缘,自清代以来,颇多争议。这部作品在中国海洋文学史和海洋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迄今也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和阐述。为此,本文根据相关文献,予以详考和专论。

一、《鲸背吟集》的作者、版本和创作因缘

第一个将《鲸背吟集》的作者视为一个“问题”且加以考察的,是清初的顾嗣立。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三十六把署名“朱晞颜”的《鲸背吟集》归诸元代诗人宋无,与宋无的《翠寒集》《吟吃集》并列,并在《鲸背吟集》自序之下特加按语:

仆粗涉诗书,薄游山水,偶托迹于胷科,未忘情于笔砚,缘木求鱼,乘桴浮海,观千艘之漕饷,势若龙骧;受半载之奔波,名如蜗角。碧汉迢迢,一似浮槎于天上;银涛汹涌,几番战慄于船中。今将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尾联以古句,盖滑稽也,非敢称于格律,然而风樯之下,舵楼之上,举酒酌月,亦可与梢人黄帽郎同发一笑云尔。至元辛卯中秋,苏台吟人朱晞颜名世序。按(以下为顾嗣立所加按语):《翠寒集》赵魏公序谓子虚旧以晞颜字行,世居晋陵,家值兵难,迁吴,冒朱姓云。则知晞颜即子虚无疑也,曹石仓《十二代诗选》别载晞颜《鲸背吟》,正子虚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石仓盖未知晞颜、子虚之为一人。^[1]

与此相应,顾嗣立撰宋无小传谓:

(宋)无字子虚,旧以晞颜字行,名名世,家于晋陵,以兵乱迁吴,冒朱姓。至元辛巳,其父

收稿日期:2016-01-11

作者简介:张世宏,男,湖北巴东人,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国珍领征东万户案牒,适病痿。无丐以身代,许之,入海,抵竹岛,风雹交作,随惊涛上下,经高丽诸山,雁沉痾,瘦骨柴立,未尝废吟咏。岁丁亥,中丞王西溪举茂才,以奉亲辞。……赵子昂称其诗风流蕴藉,皆不经人道语。^[2]

顾嗣立认定《鲸背吟集》的作者朱晞颜实即宋无,并指出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在选录宋无诗作之外,别载朱晞颜《鲸背吟集》,是未能意识到朱晞颜即宋无的失察之举。顾嗣立持论的依据是赵孟頫为宋无《翠寒集》所作之序文:

辛卯秋,客燕,子虚与予游甚稔,每话具区山水之胜,出所为诗,风流蕴藉,脍炙可喜,皆不经人道。子虚年未艾,有能声,诗且通史,西溪王中丞以茂才举之,辞不就。……子虚姓宋,旧以晞颜字行,世居晋陵,家值兵难,迁吴,冒朱姓云。元贞乙未中秋,吴兴赵孟頫子昂序。^[3]

因为赵孟頫与宋无交游“甚稔”,所以顾嗣立对赵孟頫所谓“子虚姓宋,旧以晞颜字行,世居晋陵,家值兵难,迁吴,冒朱姓”的说法深信不疑。

《四库全书总目·〈鲸背吟集〉提要》则对顾嗣立关于《鲸背吟集》作者问题的考证提出质疑:

《鲸背吟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旧本题元朱晞颜撰,前有自序,署其字曰名世,未又有自跋。序称:……曹学佺编入《十二代诗选》中。长洲顾嗣立编《元百家诗》,据赵孟頫所作宋无《〈翠寒集〉序》,谓无旧以晞颜字行,先世自晋陵迁吴,冒朱姓,至元中,其父领征东万户案牒,当行,病痿,无丐以身代,遂入海,经高丽诸山,未尝废吟咏,《鲸背吟》正其时作。然序称“偶托迹于胄科,未忘情于笔砚,缘木求鱼,乘桴浮海。”与代父入征东幕府情事,渺不相涉,与孟頫序所称“西溪王公以茂才举之,辞不就”者,亦不合,又不知其何故矣,疑以传疑可也。^[4]

顾嗣立认为,《鲸背吟集》是宋无“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而四库馆臣则认为,《鲸背吟集》自序及内容所体现的信息与宋无“代父入征东幕府情事,渺不相涉”,故而不予采信,仅仅认为“疑以传疑可也”。

疑窦既生,分歧随之。此后,虽有曾廉《元书·艺文志》、柯劭忞《新元史·艺文志》、陈衍《元诗纪事》等径从顾嗣立“朱晞颜即宋无”之说,但钱大昕《元史艺文志》、魏源《元史新编·艺文志》、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以及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皆受《四库全书总目·〈鲸背吟集〉提要》的影响,在朱晞颜是否即宋无的问题上,依违于疑信之间,颇显困惑、纠结。当代的相关研究亦复如是。杨镰先生在其《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元诗文献新证》《元诗文献辨伪》等一系列著述中,都对“朱晞颜即宋无”之说表示怀疑。《元诗文献新证》谓:

宋无,是元代重要诗人。他的身世背景有一些内容一直没有弄清楚,以致对整个元诗研究都有影响。目前见到的有关资料,都说宋无“字子虚,号翠寒道人,本名名世,字晞颜,尝冒姓朱”。“朱晞颜”本名“名世”,从《元诗选》初集宋无小传,到《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从无异词。但是,这个说法就没有依据,根本是错误的。它的原始来历,出自诗集《鲸背吟》的序跋。然而,《鲸背吟》目前从未见到单行原本,可以追索到的最早出处,就是明人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在《石仓历代诗选》卷二七八(《元诗》卷四十八),收录了“朱晞颜《鲸背吟》”,有序、跋,存诗三十三首。《四库全书》元代别集类收录的《鲸背吟集》,底本是“编修汪如藻家藏本”,不但内容与《石仓历代诗选》一样,保存有序跋,存诗也是从《盐城县》到《自题》,共三十三首,从文字到顺序与《石仓历代诗选》完全相同。实际上,所谓单行的《鲸背吟集》并不存在,而是据《石仓历代诗选》保存的内容抄出。唯一的不同则是,《石仓历代诗选》(明代原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中的《鲸背吟序》,自署是“朱晞颜卜名世序”,而不是“朱晞颜名世序”。当然,差别只在有没有“卜”字,但这一个“卜”字颇关键。按照《石仓历代诗选》所录,朱希颜(或朱晞颜)就没有叫“名世”的名或字。“卜名世”,其实就是“无名氏”——隐姓埋名者。^[5]

在《元诗文献辨伪》一文中,杨镰先生进一步怀疑,“编修汪如藻家藏本”也就是单行本的《鲸背吟

集》有伪书之嫌。^[6]李军女士的《逸士、韵人、通吏——元代诗人宋无考略》《宋无诗集考略》两篇论文也认为“朱晞颜即宋无”之说不可确信,理由是:其一,《鲸背吟集》的创作时间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与宋无代父东征的至元十八年(1281),时间不合;其二,《鲸背吟集》的内容是作者随海运粮船北上时的所见所感,与东征日本毫无干系;其三,《鲸背吟集》中涉及地名的篇目,与元朝由南向北的海运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与宋无随军东征的路线则绝不相同。所以,“说《鲸背吟集》是宋无‘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是缺乏根据、不能成立的。”“《鲸背吟集》的署名仍当以四库本为是。”^[7]

总的来说,自《四库全书总目·〈鲸背吟集〉提要》以来,人们对“朱晞颜即宋无”之说的怀疑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赵孟頫《〈翠寒集〉序》中“朱晞颜即宋无”这一说法缺乏旁证;第二,《鲸背吟集》的版本渊源堪疑;第三,《鲸背吟集》的内容与宋无代父东征的行迹、时间不合。若能解开这三个疑窦,则《鲸背吟集》的作者问题迎刃而解。

其实,赵孟頫的“朱晞颜即宋无”之说确有旁证,《鲸背吟集》的早期版本也有源可溯。那就是陶宗仪的《说郛》。涵芬楼本《说郛》卷五十七收录《鲸背吟集》。以此本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顾嗣立《元诗选》及四库全书本(即汪如藻家藏本)互校,大同小异:第一,《说郛》本、《石仓历代诗选》和四库全书本都是全本,有序有跋,诗33首,诗篇顺序各本一致。《元诗选》本选录22首,有序无跋。第二,《说郛》本《鲸背吟集》中的《棹歌》《采薪》《分船》三首,在《石仓历代诗选》和四库全书本中作《橹歌》《讨柴》《分船》,诗题虽异,但内容完全一致。第三,《说郛》本《鲸背吟集》的《直沽》一首作“直沽风月可消愁,标格燕山第一流。细问名花何处出,扬州十里小红楼。”^[8]其他各本均作“直沽风月可消愁,标格燕山第一楼。细问花名何处出,扬州十里小红楼。”^[9]可见“第一楼”明显是“第一流”之抄误。《说郛》本《鲸背吟集》的《揆沙》一首作“万斛龙骧一叶轻,逆风寸步不能行。如今阁在沙滩上,野渡无人舟自横。”^[10]其他各本均作“万乘龙骧一叶轻,逆风寸步不能行。如今阁在沙滩上,野渡无人舟自横。”^[11]可见“万乘龙骧”明显是“万斛龙骧”之抄误。第四,《说郛》本《鲸背吟集》迥异于其他各本之处,是它显示的作者信息。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所录《鲸背吟集》自序题“苏台吟人朱希颜卜名世序”。^[12]《元诗选》和四库全书本所录《鲸背吟集》自序均作“苏台吟人朱晞颜名世序”。^[13]而《说郛》本《鲸背吟集》的题署信息是“《鲸背吟集》,一卷全,皇元朱世名。”原序署名“苏台吟人朱晞颜世名序”。序后另有陶宗仪附注“朱晞颜即宋翠寒也。”^[14]《说郛》本《鲸背吟集》的题署信息显示,陶宗仪所见、所据《鲸背吟集》必为元代全本。这就说明,《鲸背吟集》可以追索到的最早出处,并不是晚明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而是《说郛》据以收录的元本。宋翠寒即宋无(宋无曾隐居翠寒山,并以翠寒为号,其传世诗集《翠寒集》也以此冠名)。既然“朱晞颜即宋翠寒”,则朱晞颜就是宋无。陶宗仪《说郛》收录《鲸背吟集》时特别加注“朱晞颜即宋翠寒”,说明陶宗仪对朱晞颜即宋无这一背景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宋无在元代江南文人圈中不乏知名度和影响,而陶宗仪生活的时代去宋无不远,居地也不远。其次,陶宗仪与赵孟頫有亲戚关系——赵孟頫次女适海道运粮万户费雄,陶宗仪则是费雄的赘婿。再次,陶宗仪身为海道运粮万户费雄之婿,理当对海运相关人、事有所了解。因此,无论陶宗仪通过何种渠道知悉朱晞颜即宋无这一背景,其所加之注都可以视为“当代信息”,具有与赵孟頫《〈翠寒集〉序》相当的可信度。总之,《说郛》本《鲸背吟集》的题署和附注,既反映了《鲸背吟集》的早期版本情况,也佐证了赵孟頫的“朱晞颜即宋无”之说。宋无曾名“朱世名”,以晞颜字行。自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以降,相关文献多将“朱世名”误作“朱名世”。

昌彼得曾根据陶宗仪《说郛》本《鲸背吟集》并结合赵孟頫《〈翠寒集〉序》以及宋无的生平经历,论证“朱晞颜即宋无,实无可疑。”昌彼得《说郛考》谓:

《鲸背吟集》一卷全,题皇元朱世名撰。此本首录至元辛卯苏台吟人朱晞颜世名序,下有

注云“朱晞颜即宋翠寒也”。……四库亦收之,……赵子昂旧识宋无,则其《〈翠寒集〉序》称“宋无迂吴冒朱姓”,当非妄语。再以此书所记考之,其序言“缘木求鱼,乘桴浮海,观千艘之漕餉,势若龙骧;受半载之奔波,名如蜗角”实与宋无代父入征东幕府,官兵连舟北上情形相似。其寻鯨诗云“万舰同鯨在海心,一时相离不知音”亦与自铭所述“而省左右幕属各异舟,号令不相闻,后发者追程冒进”情形相合。又自铭言其所历海上惊险,亦与此书序云“银涛汹涌,几番战栗于船中”符合。……由是言之,朱晞颜即宋无,实无可疑。^[15]

以《说郭》本《鲸背吟集》为据,桂栖鹏《〈四库全书总目〉正误六则》更为果决地认为“朱晞颜即宋无没有任何怀疑余地”:

其实,朱晞颜即宋无是没有任何怀疑余地的。第一,根据赵孟頫《翠寒集序》,宋无又称朱晞颜。第二,宋无居平江,《鲸背吟集》的作者亦自署“苏台吟人”,居地相合。第三,……宋无《翠寒集》中亦有海上见闻诗,如《海上自之罘至成山览秦皇汉武遗迹》《沙门岛》等,可作为《鲸背吟集》出自宋无之手的佐证。第四,元末陶宗仪编《说郭》,收《鲸背吟集》入卷五七。他在是集朱晞颜《自序》后注云“朱晞颜,即宋翠寒也。”陶宗仪在时代和地域上都与宋无相去不远,他的话应该完全可信。综合以上各点,朱晞颜即宋无是没有问题的。《提要》所谓“疑以传疑”实为不考之托词。^[16]

既然《说郭》本《鲸背吟集》中“朱晞颜即宋翠寒”等信息是赵孟頫《〈翠寒集〉序》中“朱晞颜即宋无”之说的关键而且直接的佐证,何以众多质疑者都不涉及于此?这与《说郭》行世传播的特殊情况有关。《说郭》始纂于元,明清时期迭经散佚、窜删、重修和增补,传本各异。入清之后,通行的百廿卷重编《说郭》以及《续说郭》都未收录《鲸背吟集》。直至192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张宗祥校涵芬楼本《说郭》一百卷,才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说郭》刻而《说郭》亡”的尴尬。可以肯定的是,曹学佺、顾嗣立以及四库馆臣于《说郭》本《鲸背吟集》都未曾寓目(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明清两代明确提及《说郭》本《鲸背吟集》的,仅有晚明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中的“《鲸背吟》一卷,见《说郭》”一例^[17])。部分当代研究者显然也没有注意到《说郭》本《鲸背吟集》以及昌彼得、桂栖鹏的相关考证。

虽然《说郭》本《鲸背吟集》的版本信息为“朱晞颜即宋无”之说提供了确凿的辅证,可是《鲸背吟集》的内容与宋无“代父入征东幕府情事,渺不相涉”的问题又当如何解释?宋无代父东征之事,《吴逸士宋无自铭》言之甚详:

逸士宋无,字子虚,其先固始人。曾大父廷瑞,宋淳祐中通守涪州。祖万全,屡应州解不第。咸淳癸酉,以兵机干荆湖帅幕。甲戌冬,阮克己会忠义。赴杭与俱,至毗陵道卒。考国珍持无奔吴,家焉。先君自场屋顿挫,乃锐意韬铃,遂以才略应枢府,辟平江帐前提举。乙亥,城附。至元辛巳,领征东万户案牒,适病瘵。无丐以身代,省府然之,俾典书檄。五月,官兵集四明,入海,舟偕东北向,而省左右幕属各异舟,号令不相闻,后发者追程冒进,得耽罗国,盖前锋先遭飓风,失导而至是。七月,抵竹岛,霪雨风交作,舟不得泊,随惊涛上下,触击皆碎,幸存而漂经高丽诸山,复罹沈疴,首发脱尽,瘦骨柴立。二亲见归,泣而掖拜。在侍旁,书不去手,疾未尝辍吟。……壮岁识中斋邓公、子昂赵公、海粟冯公。邓称以“逸士”,冯命曰“韵人”,赵以“通吏”许,非所宜蒙也。……^[18]

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东征日本(1275年和1281年)。宋无代父东征适逢忽必烈第二次伐日,九死一生,侥幸还乡,其经历可谓惊险传奇。然而,这段经历确实与《鲸背吟集》的创作无关。恰如李军女士《宋无诗集考略》一文所质疑的那样,《鲸背吟集》创作于至元辛卯(1291),与宋无代父东征相去十年之久。《鲸背吟集》的全部内容都是作者随江南漕舟北上大都途中的海上见闻,与宋无的这次征东经历并无丝毫关合。昌彼得等人根据宋无从征日本的经历去解释《鲸背吟集》的创作

因缘明显牵强附会。

不过,说《鲸背吟集》的创作与宋无代父东征日本无关,却不等于说《鲸背吟集》非宋无所作。实际上,顾嗣立关于《鲸背吟集》“正子虚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的推断合理。这里面的关键有二:一是元初海洋漕运与东征日本之间有紧密联系;二是宋无参与海运有特殊背景。

忽必烈第二次征伐日本前,特设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行省虽置于高丽,但这次东征兵分两路,忻都率东路军出高丽,范文虎领江南军出江浙。江南军是主力,所以征东总帅阿剌罕坐镇江南(兵未出,阿剌罕病逝,代以阿塔海)。宋无替父从军,入“征东幕府”典书檄,并从四明入海,自然是在江南军麾下。

两征日本失败后,于心不甘的忽必烈断断续续仍在筹备新的征日计划。这一计划直至忽必烈驾崩才算告终。而征东行省及其相关机构则迟至元代中后期才陆续裁撤。《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年(1283),“预备征日本军粮,令高丽国备二十万石。以阿塔海依旧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丙寅,发五卫军二万人征日本。”^[19]至元二十二年(1285),“以军万人隶江浙行省习水战,万人载江淮米泛海由利津达于京师。”“以征日本船运粮江淮及教军水战。”“敕枢密院计胶、莱诸处漕船,高丽、江南诸处所造海船,括佣江淮民船,备征日本。仍敕习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以讨日本,遣阿八剌督江淮行省军需,遣察忽督辽东行省军需。”“遣使告高丽发兵万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于近地多造船。”“敕漕江淮米百万石,泛海贮于高丽之合浦,仍令东京及高丽各贮米十万石,备征日本。诸军期于明年三月以次而发,八月会于合浦。”“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时贩私盐军习海道者为水工,以征日本。”^[20]至元二十三年(1286),“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21]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高丽国王王暎复为征东行尚书省左丞相。”^[22]至元二十六年(1289),“遣参知政事张守智、翰林直学士李天英使高丽,督助征日本粮。”^[23]至元三十年(1293),“敕海运米十万石给辽阳戍兵。”^[24]汲取两次伐日海战失败的教训,忽必烈新的征东计划尤其重视海上军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益发达的海洋漕运与征东军备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海运江南粮食远送辽东以充实军需。另一方面,大量军人和战船投入海运以演练海军,战船与漕舟互用,军士与水工相兼。也就是说,元世祖至元后期的海洋漕运,与东征的海军战备功能交织,彼此互补(这种以海运练海军的方式颇受元明有识之士重视,如明代丘浚《漕輶之宜》一文就称赏海运“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是“万世之利”^[25])。与此相应,具有前期东征日本经历的人士也多被招募、重用于海运。元代有关文献中不乏其例,如程端学《积斋集》卷五《元故从仕郎杭州路税课提举杜君墓志铭》谓“至元十有八年,日本弗庭,诏征东省选方略士讨之。选公(杜仁杰)为管军千户。至元二十有六年,创海漕,公与兄某同在选,某授忠显校尉、海运千户,带金符,公授进义副尉、海运百户,带银符。”^[26]至正《昆山郡志》卷五载,徐兴祖“从右丞范文虎征日本,有战功,后迁居太仓,从海漕,累官至昭勇大将军、运粮副万户”。^[27]

没有资料显示宋无代父东征南返后就与所谓“征东幕府”的有关事务彻底脱离了干系,倒是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宋无在1281年之后至1291年之间还长期“从事征东幕府”,像杜仁杰、徐兴祖那样带着此前征东的经验,为新的征东军备而投身海运。首先,《鲸背吟集》自序称“仆粗涉诗书,薄游山水,偶托迹于胄科,未忘情于笔砚,缘木求鱼,乘桴浮海,观千艘之漕饷,势若龙骧。”^[28](下文所引《鲸背吟集》原文均据《说郭》本,出处同此,不另注)既然明言“托迹于胄科”“观千艘之漕饷”,则宋无在这次海运中的身份职事特殊,显然是带着一定的军务背景(“胄科”即军旅、行伍)而参与漕运。其次,宋无这次随漕舟入都后,与赵孟頫交游甚稔。赵孟頫盛赞宋无有“通吏”之才,并在《翠寒集》序中称道宋无“有能声”。这不仅说明宋无能更优异,也侧面反映宋无参与海运,绝非乘兴悠游,而是履行吏职。再次,宋无参与海运,远不止这一次。《翠寒集》中有《沙门岛》《海上自之罘至成山览秦皇汉武帝遗迹》诗。沙门岛(宋元时期的沙门岛包括今山东长岛县的庙岛、南长山岛、北长

山岛、大黑山岛和小黑山岛)、之罘岛(今山东烟台市芝罘岛)、成山头(今山东荣成市成山镇成山头)都是元代海运路线上的重要站点。从海上自之罘至成山,这当然是漕舟从北方返回江南的记述。《鲸背吟集》中也有一首《沙门岛》诗“积沙成岛浸苍空,古庙龙妃石岫东。亦有游人记曾到,去年今日此门中。”两首《沙门岛》诗照面,则这一首可视为宋无在不同的年份因海运而重游沙门岛时的戏谑。《鲸背吟集》中的《分船》诗曰“高丽辽阳各问津,半洋分路可伤神。风帆相别东西去,君向潇湘我向秦。”可见这批漕粮的一部分是发往辽东的。宋无的方外友人释善住《谷响集》卷一有《寄宋子虚》二首,其二云:

儒释门虽异,诗书味颇同。有心依涧壑,无意谒王公。午鼎篆烟碧,夜灯花穗红。曾闻少年日,几度过辽东。^[29]

既然年轻时“几度过辽东”则可以断定,宋无除了代父东征经辽东返乡那一次外,另有至少一次辽东之行。彼此观照,则宋无因漕运事务而再度甚或几度远赴辽东是情理之中的事。综合以上三点,宋无数次参与海运且其身份职事“托迹于胄科”这些信息与同时期元世祖以海运练海军并多次敕令向辽东漕运粮饷以备征东之军需是吻合的。也就是说,1281年至1291年间,宋无确实还在从事与征东军备相关的事务,他参与海运的身份职事之所隶,应为与征东行省相关的江南帅府或者海运府之幕属(宋无自署“苏台吟人”,居苏州,而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就设在苏州)。

顾嗣立关于《鲸背吟集》“正子虚从事征东幕府时所作”之说容易引起歧义,不够准确,但揆以当时海运与征东军备的特殊关系,此说并无不妥。相反,《四库全书总目·〈鲸背吟集〉提要》以宋无代父从征日本的经历与《鲸背吟集》内容不合去质疑顾嗣立关于《鲸背吟集》作者和创作因缘的推断,则既有偷换概念之嫌(宋无“从事征东幕府”未必专指其从征日本一次经历),又因为忽略海运与征东军备的特殊联系而失察。

综上所述,根据赵孟頫《〈翠寒集〉序》、《说郛》本《鲸背吟集》、《翠寒集》以及宋无参与海运的身份经历等所提供的证据链,关于《鲸背吟集》是否宋无所作的关键疑窦均可揭开。《鲸背吟集》的作者朱晞颜就是宋无,再无可疑。《鲸背吟集》的创作因缘是宋无1291年“托迹于胄科”“观千艘之漕饷”的海运经历。

二、《鲸背吟集》是元代海运的诗意百科

元代的海洋漕运,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史上的壮举。明人丘浚称“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稷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30]也就是说,古代海运的发展,无论秦汉,抑或唐宋,其规模和意义,都不能与元代同日而语。即便置身于世界海运史,元代海运所涵括的航海科技和海运能力,也都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海运是元代国家经济命脉之所系。《元史·食货志》记载: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輓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31]

海运基本上贯穿整个有元一代,漕粮数量的峰值高达三百五十二万余石,^[32]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多棱镜。对于这样重大的社会事项和恢宏的历史壮举,元代文学自然不会熟视无睹、无所反映。宋无的《鲸背吟集》就是元代文学史上最早对海洋漕运进行全景式艺术再现的专题诗集,是研究元代海运和海洋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鲸背吟集》首次以专题诗集的形式再现了一次完整的海运活动。至元二十八年,宋无全程参与了这一年的海洋漕运。据《元史·食货志》记载,该年度漕粮数量达到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二百五

十石,^[33]虽然跟后来天历二年(1329)的峰值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但在当时已然盛况空前。船队规模壮观,数百艘海船连鲸北上。漕舟船体宏伟,装载量大,载重已达千石以上(后来最高可达九千石)。宋无笔下的这次海运之旅,气势如虹,“观千艘之漕饷,势若龙骧”,“万斛龙骧一叶轻”,表述虽有夸饰,但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海运的规模和海船的规格。《鲸背吟集》中的《盐城县》《莺遊山》《东洋》《乳岛》《沙门岛》《神山》《莱州洋》《直沽》等诗篇清晰再现了当年的海运线路:漕运船队从江南出发,沿海途经盐城(今江苏盐城)、莺遊山(今江苏连云港东连岛)、成山头、乳山岛(今山东威海市大乳山岛)、沙门岛、莱州洋(今莱州湾),抵达直沽(今天津)。元代的漕运海道特别是长江口至成山头一段有过几次较大的调整,初期取近岸浅海线路,沿山求嶼,航路曲折,后来走近海深水线路,开洋愈阔,时程倍减而运力倍增。《鲸背吟集》反映的正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海道大调整前的早期线路。宋无参与的这次海运遭遇过惊风巨浪(《走风》《大浪》)以及暗礁浅沙(《揆沙》),虽然一路险象环生,但船队化险为夷,最终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圆满完成使命。

《鲸背吟集》描绘了海运过程中壮丽瑰奇的海洋风光。《日出》诗形容海上观日出气象万千的壮美景象“金乌摇上浪如堆,万象分明海色开。遥望扶桑岸头近,小舟撑出柳阴来。”如雪的海浪涌托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霎时间万象分明,海色如画。诗人在海上还惊奇地目睹了体型巨大、势可吞舟的鲸鱼,《海鱼》:“剑鬣如山海面浮,巨鳃嘘浪势吞舟。叮咛大客寻竿饵,稚子敲针作钓钩。”海岸线上美妙的山岛景致也让诗人倍感奇幻且浮想联翩,《乳岛》:“远望浑如两乳同,近前方信两高峰。端相不似鸡头肉,莫遣三郎解抹胸。”精灵般的海鸥是航海人的旅伴,让航海人爱怜不已,《海鸥》:“群飞独宿水中央,逐浪随波羽半伤。莫去西湖花里睡,菱荷翻雨打鸳鸯。”《鲸背吟集》对海洋风光的描绘浸透着作者真切的航海体验,毫无空疏浮泛之感。

《鲸背吟集》生动地反映了海运过程中真实、丰富的航海生活。航海以舟船为家,以罗盘星辰为友,与风浪暗礁为敌。真实的航海生活难免风险,充满艰辛。“夜颺颠狂浪卷天,深洋多少走风船。”(《走风》)“吞天高浪雪成堆,摇荡惊心眼怕开。”(《大浪》)“万斛龙骧一叶轻,逆风寸步不能行。”(《揆沙》)“探水行船逐步寻,忽逢沙浅即惊心。”(《探浅》)这些诗句展现了作者一路所见证的航海风险。“海波咸苦带流沙,岛上清泉味最佳。”(《讨水》)“海树年深成大材,一时斧伐作薪来。”(《采薪》)反映的是远航途中补给淡水、薪柴等生活物资的细节。水手们的生活是艰苦忙碌的,《梢水》诗曰“拔碇张篷岂暂停,为贪薄利故轻生。几宵风雨船头坐,不脱蓑衣卧月明。”但是,航海人懂得苦中作乐,以苦为乐。《落篷》诗云“潮信迟留风力悭,落篷少歇浪中间。殷勤为向梢人道,又得浮生半日闲。”航海人有享不尽的美味海鲜,《海味》:“海味新来数得馐,梢人收拾日登盘。钱塘江上亲曾见,卖得风流别一般。”《彭月》:“彭月怀沙小更肥,团脐风味颇相宜。菊花新酒何辜负,正是橙黄橘绿时。”《鲸背吟集》中的航海生活交织着风险、艰辛、刺激、趣味,众味杂陈,苦乐参半,体现了作者对航海事务的熟稔和航海体验的细腻深微。

《鲸背吟集》洋溢着积极无畏的进取精神和浪漫奔放的海洋情怀。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指出,航海人的精神、气质自有其特别之处: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活气较胜,进取较锐。^[34]

宋无曾代父东征,经历过艰险卓绝的海战和海难,又多次参与海运,惯经风涛,谙熟海事。所以,面对这次航海中的险境,宋无能够意气泰然,等闲视之。《鲸背吟集》全部33首诗一律绝句,每首诗“尾联缀以古句,盖滑稽也”。从容的航海心态与特殊的诗歌形制融合,成就了《鲸背吟集》诙谐风趣、活泼浪漫的风格。对于海运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艰难险阻,诗人总是先抑后扬,重重提起,

轻轻放下,乐趣横生,如《揆沙》云“万斛龙骧一叶轻,逆风寸步不能行。如今阁在沙滩上,野渡无人舟自横。”《走风》曰“夜颺颠狂浪卷天,深渊多少走风船。一宵行尽波涛险,只在芦花浅水边。”《大浪》谓“吞天高浪雪成堆,摇荡惊心眼怕开。深谢波神费工力,几多风雨送将来。”在作者看来,航行中的浪涛桨橹之声充满了音乐的美感,《棹歌》谓“浪静船迟共一橹,橹声齐起响连空。要将檀板轻轻和,又被风吹别调中。”夜航时的认火寻鲸也别有意趣,《出火》:“前鲸去速后鲸忙,暗里寻鲸认火光。何处笙歌归棹晚,高烧银烛照红妆。”正如末章《自题》诗云“乘兴风波万里游,清如王子泛扁舟。早知鲸背推敲险,悔不来时只跨牛。”在鲸鱼脊背上推敲诗句,于惊涛骇浪中斟酌韵律,狂风起时,巨浪涌处,正好赋诗,“风樯之下,舵楼之上,举酒酌月,亦可与梢人黄帽郎同发一笑。”如此情景,这般境界,酣畅淋漓地体现了诗人不畏艰险的精神和浪漫奔放的情怀。当然,这样的精神和情怀也是元初一代海运开拓者们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时进取精神和乐观情怀的写照。

由于元代海运突出的社会影响力,元代文学中涉及海运的诗文作品为数可观,但是,像《鲸背吟集》这样以专集形式对海运作全景式艺术再现,并且充盈无畏精神和浪漫情怀的,实为特例。仅就诗歌而论,宋无之后,赵叔英《运粮行》是专为海漕而作的五言长篇,但篇中充满了质疑海运的忧思和哀叹。贡师泰熟悉海运,其《海歌十首》是典型的海运组诗。李士瞻曾督福建海漕,其《坏舵歌》叙写海运中的险情。贡师泰、李士瞻的相关诗作对海运事务和航海生活都有精彩呈现,惜乎篇什较少,未成专集。戴良《九灵山房集》中与海运、航海相关的诗作不少,但运偏末世,诗作往往为焦虑、苦涩和迷茫情绪所笼罩。比较而言,《鲸背吟集》的专题性,其反映海漕过程和海道线路的完整性,其呈现航海生活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于元代文学中再无一例,殊为难得,堪称元代海运和海洋文化的诗意百科,以至于明人一度将其作为《海道经》的附录而合并刻行。

三、《鲸背吟集》是中国第一部航海诗集

《鲸背吟集》因航海而作,是海洋漕运的文学再现,是海洋情怀的诗意书写。航海的因缘让《鲸背吟集》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发展史上凸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部海洋文学史,就是海洋文化史的缩影,是海洋认知和开发历史的文艺呈现。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海洋国土。中华先民探索海洋奥秘、利用海洋资源、开展海洋交往的活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成绩斐然。与古人耕海种水、探贝取珠、航海贸易、宣威海外等涉海活动相呼应,历代骚人墨客对海洋也特别钟情,以不可胜计的诗、词、文、赋以及戏曲、小说作品构建起一个海阔天高、绚丽多彩的海洋文学大观园。

在五彩缤纷的海洋文学大观园里,航海文学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类型。所谓航海文学,就其狭义而言,是作者航海经历、体验和感悟的文学再现;就其广义而言,是反映与航海相关事项、人物的文学作品。受地域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较少介入真正的航海活动,相对缺乏直接、真切、丰富的航海经历和体验。从创作因缘上看,大多数海洋文学作者都是即海而止,望洋兴叹,面对浩瀚无垠的海洋秘境,思接千里,心游万仞,感悟深奥的玄理,抒发悠远的寄托,展现无尽的奇思妙想。仅有少数的作者因特殊的机缘而了解航海事务,甚或亲身踏浪远航、遨游海上,并以文学形式反映航海活动或者个人的航海体验。以这样的视角观之,中国古代海洋文学虽然作家如林,篇什如云,但真正的航海文学,并不丰富。

航海活动虽然兴起甚早,但古代文人关注、参与并以文学形式反映航海活动却非常滞后。航海活动最早见诸文学作品,是西汉扬雄《交州牧箴》中的“杭(航)海三万,来牵其犀”之句,^[35]反映的是南海交州通过海路向汉帝国中央贡献方物之事。汉晋以降,由于海洋知识、造船能力和航海科技的进步,航海活动日益频繁,不仅对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形成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也逐步进入文人

骚客的现实生活。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就曾在浙江赤石扬帆入海,体验海航乐趣,饱览海上奇观。其《游赤石进帆海》既叙写“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的航海见闻,也抒发“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的沧海玄思,^[36]是古代文人航海诗歌的早期代表之作。唐宋时期,航海技术更趋进步,海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海洋文明更上层楼,海洋文学也蔚为大观。在唐宋诗文作品中,不仅海洋意象俯拾即是,而且对航海事项、人物的反映也越来越多。如唐代张说的《入海》二首、孟浩然的《岁暮海上作》、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李白的《哭晁衡》《估客行》、王建的《海人谣》、柳宗元的《招海贾文》、李商隐的《海客》、贾岛与高丽使节合撰的《过海联句》等篇目,或咏海上见闻,或叙航海人事,将航海诗文的创作推上新的台阶。宋代的苏轼曾远谪儋州,两渡琼州海峡,其《六月二十夜渡海》《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兼写渡海见闻与身世之感。陆游多次泛海遨游,是宋代既有丰富航海体验又有较多航海诗作的典型人物之一,其《泛三江海浦》《海上作》《航海》《海气》《海中醉题时雷雨初霁天水相接也》等作品既抒发航海的豪情逸致,也描绘航海的雄奇观感。文天祥的《出海》《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过零丁洋》则将航海活动与海战、家国兴亡之感熔于一炉,对海上战争进行细致描写。有元一代,海运昌盛,航海诗歌呈井喷之势,并屡屡以组诗的形式反映航海事务,记述航海见闻和体验,尤以宋无、贡师泰、李士瞻、吴莱、戴良等人所作为多。

纵览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特别是航海诗歌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宋无的《鲸背吟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航海诗集、第一部海洋诗歌专集。它首次以诗集的形态专门记述海运事务、海上见闻和航海体验,“集皆航海之作”,^[37]“专纪大海风景”,^[38]回荡着波涛的节奏、浪花的旋律,是一部乘风破浪的航海乐章。即便将比较的视域后延至明清时期,虽有王阳明、薛蕙、俞大猷、戚继光、归有光、张可大、顾炎武、宋荦、翁方纲、孙元衡等诸多作家创作了不少关于航海、海战和海景的诗歌作品,但是,像《鲸背吟集》这样专题性的航海诗集和专集式的海洋诗歌,仍然难见后继之作。在《四库全书》集部中,也只有《鲸背吟集》这一部作品具有海洋诗歌专集的性质。即此而论,《鲸背吟集》是中国海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四、结语

关于《鲸背吟集》的作者、版本渊源和创作因缘,学界虽有争议,但是,根据赵孟頫的《〈翠寒集〉序》、《说郛》本《鲸背吟集》、宋无的《翠寒集》、宋无的生平特别是他多次参与海运活动的经历等所提供的证据链,可以考定,《鲸背吟集》的作者朱晞颜就是元代诗人宋无。《鲸背吟集》的创作背景是宋无1291年参与漕运的航海经历。《鲸背吟集》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不是晚明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而是陶宗仪《说郛》所收录的元本。《说郛》本《鲸背吟集》的信息显示,宋无曾名“朱世名”。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顾嗣立《元诗选》及四库全书本《鲸背吟集》,均将“朱世名”误作“朱名世”。此后的绝大多数相关文献资料也都延续着这一讹误。

《鲸背吟集》最早以诗集的形式对海洋漕运进行全景式的艺术再现,专门、具体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海运事务、海道线路和航海生活,洋溢着积极无畏的开拓精神和浪漫奔放的海洋情怀,堪称元代海运和海洋文化的诗意百科。

中国古代的海洋诗歌作品,绝大多数是以散珠片玉的形态呈现在各家诗集之中,极少以专题、专集的形式问世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鲸背吟集》凸显出不同寻常的意义。《鲸背吟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航海诗集、第一部海洋诗歌专集,也是《四库全书》集部唯一具有海洋诗歌专集性质的作品,在中国海洋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 [1][2]顾嗣立《元诗选》,《四库全书》第一四六九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1页。
- [3]赵孟頫《〈翠寒集〉序》,见宋无《翠寒集》,《四库全书》第一二〇八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04页。
- [4]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870页。
- [5]杨镰《元诗文献新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 [6]杨镰《元诗文献辨伪》,《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 [7]李军《宋无诗集考略》,《文献》2005年第3期。
- [8][10][14][28]陶宗仪《说郛》,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八册,第391-396页。
- [9][11][12][13]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四库全书》第一三九〇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1页、第509页;朱晞颜《鲸背吟集》,《四库全书》第一二一四册,第431、429页。
- [15]昌彼得《说郛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297-298页。
- [16]桂栖鹏《〈四库全书总目〉正误六则》,《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4期。
- [17]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8页。
- [18]宋无《吟呖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0页。
- [19][20][21][22][23][24][31][32][3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274-281、285、309、319、371、2364、2369、2367页。
- [25][30]丘浚《大学衍义补》,《四库全书》第七一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2、429页。
- [26]程端学《积斋集》卷五,《四库全书》第一二一二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3页。
- [27]杨諲:《至正》,《昆山人志》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
- [29]释善住《谷响集》,《四库全书》第一一九五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0页。
- [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页。
- [35]扬雄著 林贞爱校注《扬雄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 [36]谢灵运著 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 [37]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四库全书》第六七六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8页。
- [38]陈焯《宋元诗会》卷八十八,《四库全书》第一四六四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9页。

[责任编辑:廖哲平]

A Study of China's First Marine Poetry Anthology *Jingbeiyin*

ZHANG Shi-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re is an unresolved debate about the writer and creative background of the poetry anthology *Jingbeiyin*. Related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Song Wu, a writer of the Yuan Dynasty, after he joined a seafaring expedition in 1291. The anthology, the earliest poetry describing grain transporting in the Yuan Dynasty, is filled with pioneering spirits and romantic feelings about the sea. It is also a valuable book for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and marine cul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As the first one of its kind in China, the anthology is the only collection of poems on marine literature in the *Si Ku Quan Shu* and is an iconic wo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rine literature.

Key Words: *Jingbeiyin*, Song Wu, Zhu Xi-yan, grain transporting in the Yuan dynasty, marine literature